

以马兰镇众多煤矿为背景，围绕矿主、农民工和假记者之间不同的人生命运展开叙述，真实再现了二十一世纪初煤炭暴利背后的故事。

长篇纪实小说

红煤

刘净云著

黑泪

中国文联出版社

紅樓黑泪

劉淨雲

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13 畏的考验

14 墓碑利益

15 黑色追憶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烛黑泪: 刘净云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4
(大家文苑. 第 11 辑)

ISBN 978-7-5059-8125-6

I. ①红… II. ①刘… III. ①文学 - 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3054884 号

书名	红烛黑泪
作者	刘净云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小陶
印刷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1230 1/32
印张	6.2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次	2017 年 5 月 第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059-8125-6
总定价	220.00 元
本册定价	50.00 元

装订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前言 1

引子 6

第一章

- 1 远离湘西 13
- 2 异乡煤客子 16
- 3 小镇上的不速之客 22

第二章

- 4 开资风波 31
- 5 马兰镇的一天 36
- 6 直击矿难 43

第三章

- 7 镜中花 水中月 51
- 8 山中奇葩 69
- 9 老松树在哭泣 77

第四章

- 10 风中枯草 83
- 11 八面玲珑 96
- 12 停产整顿的背后 107

第五章

- 13 新的考验 121
- 14 煤链条利益 132
- 15 黑色运输线 140

第六章

- 16 尼玛顿珠的眼泪 145
- 17 矿帽里的遗言 154
- 18 魂殒井下的女矿工 160

第七章

- 19 采空塌陷一条弯曲的移民路 166
- 20 欲望与困惑 175
- 21 邢佳与爱 183

第八章

- 22 人间真善美 190
- 23 政治荣誉 197
- 24 同舟共济 206

第九章

- 25 民工王全顺的蜕变 214
- 26 花残月缺 228
- 27 急风骤雨 235

第十章

- 28 艰难抉择 245
- 29 风卷残阳 248
- 30 尾声 251

附录

- 近年全国部分煤矿特别重大事故摘要 252
- 煤焦管理站问题亟待调查改进 255
- 拆迁暴富后的群体迷失 259

后记

前　言

2003年冬，北方的煤炭经济一夜间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转形势，煤炭价格持续暴涨，而且一路飙升，席卷了整个南方市场。到2008年，北方的“黑色”经济一度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煤炭兴、则经济兴，煤炭衰、则经济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政理念。

由于北方小煤窑的无度开采，纷纷吸引了南方的大批劳动力，也为层出不穷的私采滥挖创造了天然温床。“有煤就会富，挖煤必死人”，也成了这一时期的辩证关系。“挖国家的资源，富自己的腰包”，“煤老板”便是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代名词。

只为生产，不顾安全，简陋的开采设施，恶劣的开采环境，落后的开采方式，是导致煤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死人不可怕，有钱就好办；出事履程序，上报必停产，重罚最可怕，停产损失大”。由于官商的互利关系，使煤矿的黑势力滋生蔓延，死亡事故瞒报、谎报俨然成风，有人甚至瞒报成性，无视国法，胆大包天，竟敢瞒报死亡七八十人的重特大事故，煤矿工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生命不堪担忧，他们的生命在煤老板眼中似蝼蚁，如草芥，任凭处置。有的煤老板甚至雇了杀手，丧心病狂，草菅人命，将伤者井下毙命，以绝后患。

煤老板富在哪里，他们的绝密武器就是打破核定界限，超

产、超界、超标生产，年产3万吨的小煤窑最高可产20万吨。煤矿超产主要依靠走私雷管炸药，而雷管炸药的潜在危险更是谈虎变色，私藏雷管炸药的危害更是骇人听闻。

小煤窑自身的违法，也为一些不法民工敛财有术创造可趁之机，他们在劳务市场和火车站、汽车站就能轻易把老乡骗到煤矿，然后在井下伺机杀人，制造矿难，最后以亲属名义骗取死亡赔偿。如此种种违法行径，罄竹难数，令人发指。

暴富后的煤老板挖空心思，狂妄自大，豪车、豪宅、姨太太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形象，在整顿小煤窑出台的关停淘汰期间，个别官员经不起诱惑，违法违规为一些矿主保留矿井、恢复生产、勾结瞒报，一失足成千古恨。个别新闻记者为了矿主的蝇头小利，混淆事非，颠倒黑白，公开为矿主谎报报道。无冕之王的优越性和赋有的特权性，诱惑和吸引了一大批社会闲散人员纷纷加入到新闻队伍行列，假冒记者，招摇撞骗，他们长期生活在基层，土生土长在煤矿周围，对煤矿事故了如指掌，“煤矿有钱大家花”也成了这一时期假记者的共同心理，他们以曝光要挟手段敲诈矿主，精心策划，昼夜监视、寒暑蹲守，真可谓费尽心机、辛苦至极，上演了一场又一场与矿主之间的惊心动魄的战争。有人为此在胆略和智斗中丢了性命，还有的锒铛入狱。

大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但愿这些故事随沧桑岁月，斗转星移，大江东去，荡然急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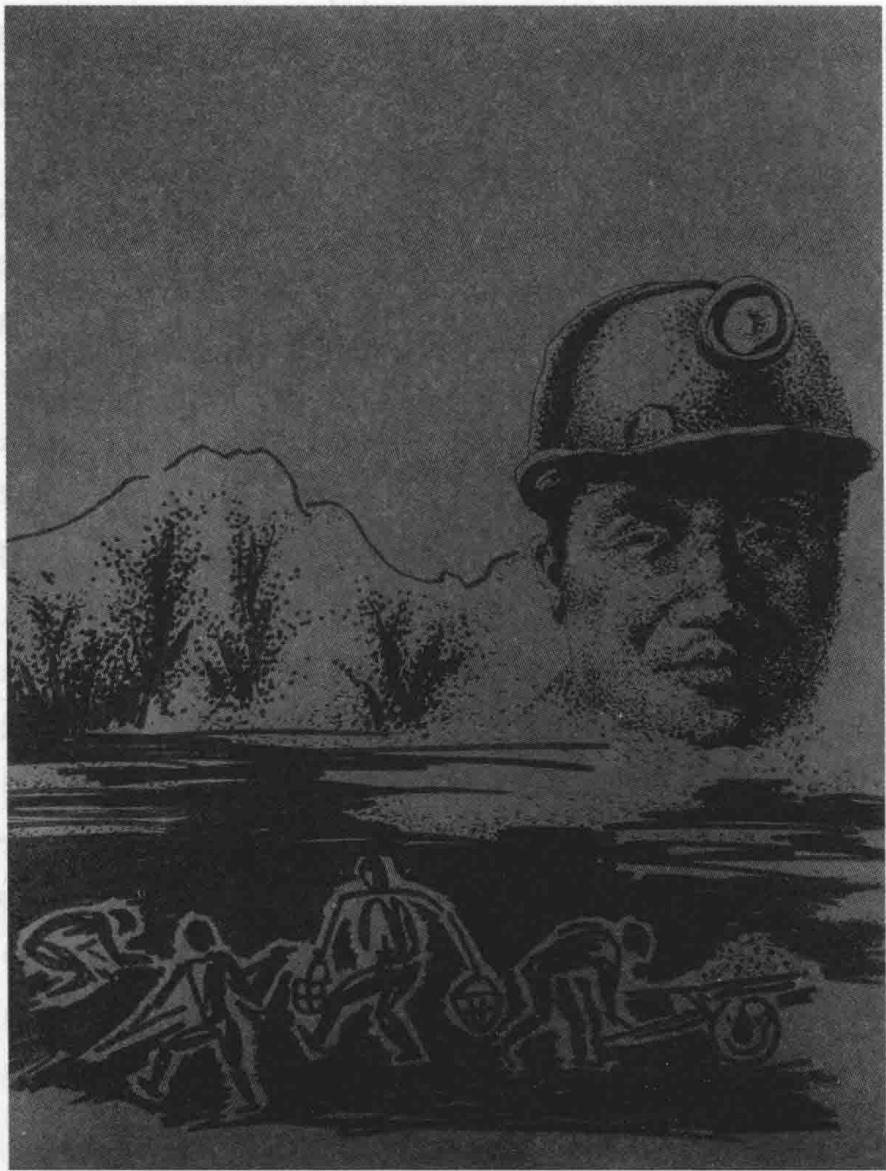
如今煤矿资源整合，转型发展已结硕果，小煤窑已成历史，煤老板也退出历史舞台。

此篇谨已重现小煤窑鼎盛时期煤炭领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以飨读者。

特别说明的是，在本书的创作和改稿过程中，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杨占平给予充分肯定，并就本书创作中的成功之处和需要提升之处写了一千多字的宝贵意见，虽然作者在修改和润色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尽如意，但对作者的创作练笔和学习依然受益匪浅。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于2012年7月27日晨



当代画家郭凤琴作于2013年3月18日

黑黑的身躯，红红的火光
把自己燃烧，将温暖留驻
你要问我这是啥

风雪中觅一炉炭火

寒夜中亲吻着肌肤
饭香中荡溢出甘醇

为什么对煤恋得这样深沉

我会默默告诉你
我的心里装着煤

漫过长长的巷道
犁着厚重的煤田
挖着“太阳”挖着“月亮”

因为生存

我的生命甘愿付出
因为奉献

我的天地不再狭窄

因为大爱

我的苦乐无怨无悔
因为……

我是一名采煤工

——作者《采煤工的表白》

引子

2003年岁末，素有煤海之乡的山美县正沉浸在购置年货的喜气之中，然而，山美县煤矿最多的偏僻小镇苍兰镇却依然与平常一样，小镇上的大街小巷到处拥动着满身煤黑的外地民工，菜摊上和肉铺里操着外地口音的矿工人头攒动，公路上和小道里不时行走着上下班的下井骡车和矿用三轮车。

腊月初十中午12点，从范家坪煤矿的巷道深处传来一阵闷响，象地震山摇一样把范家坪村炸开一个豁口。正吃午饭的人们惊恐地丢下饭碗，一齐跑出家门。

“地震了，地震了”！村民奔走惊呼，街上很快聚了一大群人。不到十分钟，消息传来，范家坪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一个班工人都没上来，又过了十分钟，又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传来，范家坪矿瓦斯爆炸波及到相邻的王家坪矿，死尸一片，场面恐怖。

范家坪矿的老板程万才此刻正在华泰市的黄河宾馆洗桑拿，手机一响，让左右服侍的两个小姐拿过来，刚听了一句就大惊失色，一把推开这两个裸身的姑娘。

“呀，你干吗呢，是你老婆来了？”一个小姐噘着嘴撒娇地又在他的大腿上摸了一把。

“滚开！”程万才怒气冲冲踢了小姐一脚，惊恐地一边套衣服，一边故作镇静命令电话那边，“把死人全部集中到半巷的水窑里，等天黑一起拉到大黄县，趁外地人家属没到达之

前，把本地人的家属全部拉到宁城市的宾馆，多找上几个宾馆，分开住，明白吗？”

打电话的人是程万才的小舅子、负责日常事务的副矿长王义浩。王义浩回答说：“明白”。

程万才说：“封锁消息，我马上回去”。

王义浩又怯怯问道：“向上面报告吗？”

程万才倒吸了一口凉气，没好气地扔下一句“等我回去再说。”便挂断电话。

范家坪矿瓦斯爆炸的消息象风一样，不到二十分钟，范家坪矿和王家坪矿的哭声已经响彻一片，本地死难者的家属齐聚井口，见不着亲人一步也不走。范家坪矿 57 个遇难者有 27 人是本地人，王家坪矿 23 名遇难者本地人有 11 个。

此刻，急忙赶回矿上的程万才躲在暗处和王家坪矿老板郭尚喜通电话商量了一番，他俩头一次遇上这么大的事故。郭尚喜是王家坪村支书郭里的儿子，煤校毕业，他懂得重特大事故的严重性。他和程万才说：“大叔，报吧，这么大的事故不报，谁都担不起。”一旁的郭里一把夺过电话，大声说：“老程呀，万万不能报，要是报了，你和尚喜非坐牢不可，我就一个儿子，这可咋办呀？”

程万才说：“你那里死了多少人？”

郭里回答：“已经清点了两遍，有 11 个本地人，12 个外地人，一共 23 人。”

程万才又说：“不多，我这里初步清点了一下，共有 57 人，本地人就有 27 人，老郭，我看这样吧，本地人太多，瞒是瞒不过，少报些人数，上面追究下来，我和尚喜的责任就少些。我琢磨了一下，全瞒最好，57 个人外地人每人 30 万，本

地人每人 50 万元，这样私了，我最多出 2000 多万，可本地人太多，实在不好瞒呀！弄不好，我够上枪崩。这样吧，现在我和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顾各吧，该报多少，你和尚喜定吧。”程万才正要挂电话，郭尚喜从父亲手里抢过电话，平静地说：“大叔，我们全报，是范家坪矿爆炸影响到我们，你们越界开采，我们也是受害者，这个责任我们一点也不承担！”

程万才一听这话，气得嘴唇发抖，他大声喝道：“郭尚喜，你咋能在这时候落井下石。我告诉你，现在我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你吓唬谁哩？”随即“啪”的一声狠狠地挂了电话。

12 点 25 分，一辆无牌无照的破旧夏利两厢车悄无声息地驶到范家坪矿上，在矿门口就被几个彪形大汉拦下。

“干什么的？”

此时，一位身着普服衣裳的三十多岁的人下车，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是矿上民工的家属，听说发生了事故，前来认亲的。解除了警惕后，他付给夏利车出租费便闪进矿上。

这个乔装打扮的人正是新闻时报记者余树海，他在山美县城买水时听到了这条震惊的消息，便把车停在一边，打了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范家坪矿。他上传社里的消息只比华泰晚报的消息迟了两分钟。华泰晚报的消息在第二天刊登出来，“华泰市山美县范家坪矿昨天中午 12 点发生一起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0 人遇难，爆炸波及到相邻的王家坪矿，导致王家坪矿 23 人遇难。范家坪矿矿主程万才目前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下午三点，王家坪矿在清点遇难者尸体时，发现多出一具

无主尸体，围观矿工听说有无主尸体，突然从人群中跌跌撞撞跑出一个人，一边哭着从死人堆中扑倒在那具无名尸体上。正在这时，王家坪村的花婶也赶来了，她一眼认出这具无名尸体正是昨天才从外地回到老家的本村堂哥的儿子根虎。原来，根虎两岁时父亲死了，他随母亲改嫁到大武市，根虎昨天回来后就暂住在她家。今天早上，根虎说要到王家坪矿找事做，花婶这才找到矿上。花婶指着那个哭着的民工问：“他是你什么人？”这个民工一时回答不上来，停了一会才说：“是我弟弟，和我在一个班上干活！”“他叫啥？”花婶铁青着脸逼问。

“叫，叫于四”。

“放屁，你敢诈尸，他叫根虎，行李还在我家。”

正在这时，王家坪村又有几个人证实，这人就是根虎，昨天还给他们抽过烟。随后，两名公安上前带走这个冒认尸体的外地人。

老奸巨滑的程万才果然藏了一手，在他走进拘留所之前，王义浩已将30名遇难的外地民工留下三具尸体，其余的27具尸体已悄悄拉到大黄县医院的太平房藏匿起来。这里的消息也是密不透风。

下午五时，山美县的新闻办已聚集了上百号记者，但山美县政府外宣办发布的通报和华泰晚报的口径完全一致。山美县委书记栗树就此召开紧急会议，指令一位曾是新闻时报记者的县委副书记向日全负责媒体接待工作。这让曾是记者的向日全十分为难，针对媒体持怀疑态度提出的问题，他只能以华泰晚报的报道和山美县政府的通报对应记者。一时间，县委办公大楼被记者堵得水泄不通。县委书记栗树也看过网上的消息，事故真相究竟如何？他的心里一团乱麻。晚饭时，栗树书记在县

委宾馆召见了向日全副书记，对他的工作十分不满，大声指责：“你不是也当过记者吗？这么多记者围在县委大楼，真是啥也弄不成！”

向日全副书记知道栗树书记的火爆脾气，挨了一顿骂，一言不发。他知道这起矿难上报的人数肯定蹊跷，但无从肯定。正在这时，主管煤炭的副县长万洪急匆匆进来，他刚从范家坪矿回来，虽然从范家坪矿副矿长王义浩嘴里得不到什么，但从遇难者家属那里还是探明了真相，死亡人数和网上的消息完全一致。栗树书记听后忽然一阵沉默，立刻给县公安局局长郝继承打电话要审讯程万才的结果，得到的回答却终究没有突破。程万才死不认账，王义浩也拒不承认事故真相。栗树的心一阵紧缩，这是他当县委书记5年来头一次遇到的尴尬。他点了一支烟，一挥手，丢下向日全和万洪头也不回走了。

从宾馆出来，向日全一个人漫步在清冷的大街上，裹紧大衣久久徘徊着。网上的消息他也看过，报道消息的这位新闻时报记者余树海是北京人，虽说过去是同事，但他不认识，他想与余树海通话证实真相的真伪性。回到办公室，他拨通几位曾是同事的电话，虽然掌握了余树海的电话，但拨了几次都是短信提示语，他预感到山美县将要面临着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已经午夜一点，从不抽烟的向日全已经扔了一烟缸烟蒂，他刚要上床休息，忽然电话响了，是华泰市政府值班室打来的，他听到国家安监总局的领导明天就到山美调查范家坪矿爆炸案，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重又返到办公桌前坐下来，赶忙给书记、县长报告。

夜里三点，县里又一次召开常委会，并连夜紧急提审程万

才，在威严的法律面前，程万才终于把这个惊天真相吐露出来。

临晨五点，范家坪矿副矿长王义浩等8人被抓捕归案。这时，距安监总局来山美的时间只剩三个小时了。而距离事故发生已过去17个小时。第二天8点整，山美县公安局抓捕组在大黄县丽都宾馆成功抓获了看管、接待27名外地遇难者家属的7名犯罪嫌疑人。

8点10分，国家安监总局的调查组一行抵达山美县，栗树书记向工作组作了深刻检讨，万洪副县长被撤职，山美县煤管局、安监局的主要负责人和苍兰镇的主要负责人一并被撤职查办。程万才被判处无期徒刑，王义浩等十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就此，这起震惊国内的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瞒报案终于告破。

火车上，从前方高处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巨响，剧烈的车厢颤动让陈国华惊出一身冷汗。他立即冲到车窗前，看到前方的铁轨上横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火车撞上去后，车身剧烈地摇晃起来。陈国华飞快地跑到车厢尾部，将行李箱丢下，然后冲到驾驶室，喊道：“撞上了！撞上了！”

“本湖长沙，下面肯定起不稳。”王金锁拿出本本起身来到过道饮水处，看着车门玻璃上淌了股青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哥哥跟着车轮压在车厢皮带，看着所带微重的头盔，他又想起哥正在门口等着他，哥哥离世已有六年，妹妹在乡里的中学读高中，她不会担心，她肯定在想自己已回到她身边。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只顾大口喝水，忘记了回答。



北烟墩村窑沟上面居住着一户人，世代眺望着沟里的繁荣景象，也目睹着六七十座古煤窑发生的惨剧。如今早已夷为废墟的院落中只留下一棵古桑树，静静凝望周围的荒凉。

是母亲的电话、姐姐的信。（作者摄于山西省北烟墩村）